

新奇趣 小悦  
XIN QI QUAN YUE

波生波死，莫失莫忘，今生前世，魂兮归来。  
风起云烟，逐鹿舆图，天下棋局，纵横手谈。



悦读纪  
YUE DU JI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 人物品评

# 帝凰

中 DI HUANG

### ◎ 萧 玦

前生里与她结发，红罗帐里一笑嫣然。  
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纱帘下人如玉，雪色清光耀亮眼，她的呼吸拂在耳侧，  
轻浅而幽香，带着隐忍与节制的欢娱。帘幕里逶迤唇  
齿，无人知这一刻幸福来得如此缠绵，瓷枕上黑发交  
缠，但愿这一生永远厮脱不开。  
未曾想，转瞬，恩爱风逝，换得火海中喋血的结局。  
谁是谁的债，谁是谁的劫？  
谁漫步过断桥后那一地月华，一身寂寞。  
谁凭栏问：  
年年雪里埋新酒。  
却与何人谋一醉？

### ◎ 楚非欢

西苑桃林花开如雪，你从落华缤纷中走来。  
醉了一地娇红。  
风过，听得呢喃：  
人生，不过一场是非之欢。

### ◎ 玉自熙

浮生面具三千，宛转指尖。  
帘影后，玉镜中，谁窥见妖魅容颜。  
爱情是玉鼎香炉中袅娜轻烟。  
生命里最初的熙光，一瞥间。

### ◎ 素 玄

月圆之夜，西山之巅，青衫纨素，扁舟一叶。  
无拘束处是蓬莱。  
此生里恩怨翻潮如涌，俱匆匆。  
终为谁横剑一拭，裂长空。  
换一回振衣而去，且共从容。

### ◎ 萧 琛

采西山之云，掬北海之水，吸长天之霞，撷瀛洲之花。  
且换得人生里美玉无瑕。  
只是终不能忘，  
宫阙千层，楼阁深处，谁拔剑长吟，剑落处飞雪轻盈。  
谁携琴高崖，萧然抚曲。谁驻足聆听，引为知音？  
而斯人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潇湘书院  
WWW.XXSV.COM



天下归元 著



DI HUANG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卷二  
DI HUANG

六国卷



## · 第一章 六国 ·

日光灿烂，万里朗阔，一线飞檐，斜挑长空。

飞檐顶盖黄琉璃瓦镶绿边，下接圆形殿柱，大殿高峙十丈，殿顶深黄翠绿宝光灿烂的明瓦，殿前金龙盘柱，殿内宝座屏架，熏炉香亭，多半呈深黑之色，和满目灿烂浑金恰到好处地调和，倍添皇家雍穆隆重，气度雄浑。

北方壬癸水，主黑。

北魏皇宫。

以北魏国体建制，皇宫应称王宫才是，然而除了尚未称帝，北魏诸般建筑规制、仪礼法度，皆是帝朝规格。

北魏雄心，可见一斑。

时将近午，熏风轻送，广殿深深深几许。

“飞龙俯舆”屏风后，檀烟袅袅，一男一女，对弈无声。

良久。

黑曜石扳指光芒流转，敲击在百年沉香木的棋枰上，笃笃有声。

一角明黄蟒纹秋香缎袖尾轻轻拂过棋枰，修长手指拈起一枚黑子，轻笑，啪地一按，“着！”

对面女子微微偏了螭首，黛眉轻扬，眼波如水从棋盘上流过，半晌皱起俏鼻，微嗔道：“陛下这棋忒深沉了，竟是诱臣妾入彀哪，可怜臣妾数条大龙左冲右突，还是逃不开陛下的网去。”

“你逃不开朕的棋网，朕又何尝逃得开你的情网？”对面男子抬首，一缕微笑，在檀香淡白的烟气中不住游弋，一双眼睛光华暗敛，深沉若海。

“臣妾亦为陛下所网。”女子含情脉脉，粲然一笑间明朗甜蜜，满满的倾心和欣喜。

男子一笑无言，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雪白柔荑，那女子神情婉变，低首再次细细端详棋局，忽笑道：“陛下棋力非凡，只是素来厚重沉稳，今日却有所异常，攻杀凌厉，落子如飞，倒令臣妾一时措手不及了。”

“你棋路敏捷，多有妙招，只是有时失之于略急，”男子沉声道，“朕一换棋风，

你便措手不及，输也该当。”

女子娇笑道：“是，臣妾受教。”

她眨眨眼，神情间可爱而微微狡黠，“臣妾虽输了，但是能换得陛下一番教导，可比赢了还值。”

“纯妃，你就是这点最好，不小家子气。”男子笑道，“宫中诸妃，虽说多有出身比你高贵的，但论起大度风范，非你莫属。”

“臣妾谢陛下爱重，”纯妃浅笑一礼，“诸位姐姐出身高贵，教养端方，各有纯箴不及处，皇后高贵雍容，荣妃姐姐良善温和，瑜妃姐姐巧心灵慧……”

“得了得了，朕说一句你说一堆，生怕漏了谁。”男子又好气又好笑地打断她，“你我静室对弈，朕对你几句赞语，你还怕传到后宫打翻醋坛子？”

他突然敛了笑容，注视纯妃半晌，叹道：“朕知道……你在宫中因为出身缘故，大约日子不好过，等忙过这阵子，给你提一提，你升了位，那干小人也不敢再嚼你舌头了……”

“陛下，”纯妃急急跪下，仰起首时眼眶已经红了，雪白面容宛如一朵玉莲花，娇怯不胜，“臣妾没有受委屈，陛下千万不可如此想，后宫姐姐们待臣妾都好，就算偶有小小不快，也是出于心系陛下，但望雨露均沾的缘故……”

“嗯，朕知道了，朕也乏了……”男子含笑听完，将棋盘一推，道，“朕总是知道你的……你跪安吧。”

女子顺从起身，谦恭一礼，盈盈拜退，行至殿门，突然关切地回首道：“陛下今日似有郁郁之色，臣妾可以为您分忧吗？”

男子似乎正在神游，手指摩挲着榻前一封刚拆封的书简，心不在焉地道：“嗯……她回来了……”

“谁？”

霍然一惊，男子这才发觉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挥挥手，道：“没什么，你去吧。”

女子温柔一笑，迈出殿门，转过回廊，长裙裾拂过九曲长廊，姿态优雅而平静。只是身子方转，神色突然森冷下来，刚才的巧笑承欢，顿如被风卷去无踪。

“娘娘！”身后宫女轻轻问，“刚才您有三次机会可以赢的，为何……”

“蕊深，”女子回身看她，“你的棋艺也算长进了，居然连有几次机会都看得出来。”

“娘娘是我北魏第一棋手，婢子伺候您，也多少算学了几手。”宫女笑道，“只可惜娘娘您韬光养晦，这第一棋手之名，总让给陛下。”

“我和他争什么？”女子一抹冷笑讥诮深深，“在帝王面前逞强，那是找死，我还没那么笨。”

她沉吟着，踱过花廊，纤手轻轻挽起娇花一朵，将那嫩红颜色，在指尖慢慢地、

碾碎了。

抬起手，对着日光反复地照，十个指甲饱满如贝，光泽晶莹，再被刚才的碎花染上轻红色泽，越发娇嫩如花瓣……娇嫩的年华，娇艳的风采，如此值得呵护珍惜的美丽……只是，谁来呵护？

她冷笑，一声比一声冷。

“他今日心不在焉，棋力极乱，我试探一句，他哪里肯说？不过，当我不知道么？西梁皇后没有死，他不舒服呢。”

宫女乖巧地俯首，一言不发。

抬首，仰望国土之西的天际烟霞，女子明丽的容颜满是奇异的向往和不甘的傲意。

“多年来韬光养晦，和那些庸脂俗粉周旋于这深黑压抑的北魏皇宫，整日里应付那些争宠夺利求子升位……真是白白辜负了我的心胸智慧……西梁睿懿，秦氏长歌，你真幸福，你生于乱世，生来即担负救世大业，你师门惊动天下盛名卓著，你选上的皇帝就是你的丈夫，他以帝王之尊，明明可以坐拥天下美色，却为你漠视六宫专宠一人生死不改……我听着你的传奇成长，案头堆满了市井文人靠撰写你的人生讨生活的各式野史，我熟透了你——以区区女子之身，生成神后，死为传说，如今又卷土重来，再掀六国风云。你，还要创造多少个奇迹？”

她一声冷笑，突然轻声道：“真好……我一直恨自己未能赶上那个时代，恨我进宫时你已死去，如今你还活着，真好……大乱将起，风云鼓动，正是英杰出世之机。秦长歌，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看见，内川大陆上，不是只有你配成为天下人畏惧景仰的凤凰旗帜，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完颜纯箴，没有你生来优越，却会做得比你更好，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我才是整个内川大陆超越一切的最有手段的女人，我一定要让你跪在我脚下，双手奉上你西梁玉玺，称我为——陛下！”

广殿深深，光线幽暗，九龙榻上棋枰依旧，黑白子已归入棋篓。男子犹自端坐，于缭绕的烟气中沉思。

半晌，他道：“如何？”

对面明明没有人，却有一个苍老的男声，突然响起。

回答：“此女藏拙。”

“朕不是说这个，”北魏之主双眉一挑，直视屏风另一侧，“她藏拙也藏了很久了，朕当真不知？她要玩什么，由得她，终究翻不出浪去，我是说另两件事。”

“另两件事其实是一件，”苍老的男声忽远忽近，缥缈难定，“你烦躁了？你怕她？”

魏天祈默然，良久道：“父皇等于死于她手下，而当年何不予曾有预言她是我

北魏皇族的……”他突然住口，仰首轻吁一口气，“何不予……也来了，天祀那事，终究是朕思虑不周。”

“你思虑再周也没用，”老人声音中一抹讥诮，“晋王的事、她的事，几乎同时爆发，你真的以为是巧合？”

“不是？”魏天祈一惊，“她不是还在海外养伤吗？此事也会有她的手笔？”

老人默然，任空气里的沉凝气氛一寸寸凝结，良久，才如破冰一般，淡淡而厉烈地道：“她回来了。”

“她回来了。”

深丰厚绒地毯华贵富丽，上面开着更为热烈的红色花朵，毯上少年，白玉肌肤，媚眼如丝。

黑发散披的男子，懒洋洋说完这句话，便好似累倒了般，斜斜倚在娇媚婉转、唇红齿白的少年怀里，就着他殷勤捧上的金杯，浅浅饮了一口玉梨露。

他抬首，一双清逸飞扬的眉，黑如子夜天色。

他的容颜，似乎不能用俊美儒雅英挺秀朗之类寻常形容男子的词语来描述，他给人的感觉似是流动的，流动的云、流动的风、流动的眼波与衣袂……乍一看似乎十分平常，再一眼却又觉得绝色至无可比拟，静态和动态各有不同的情致，容貌反倒成为次要，神采风华，无可比拟。

高山顶猛烈的长风吹散了他的发，有几缕飘入酒杯，几缕拂上少年面颊。少年轻轻含了，雪白牙齿咬着黑发，瞟着他哧哧地笑，又用指尖捞起酒杯里的发，小心用自己衣袖拂拭干净。

男子一笑，将手搁上身侧亭栏，伸手，做了个捞取浮云的姿势，奖赏般地戴上少年的发。

那孩子娇羞不胜地嚅唅……

此处九城山，人在虚无缥缈间。

九城山万仞之深，却于绝巅之上，有精致玲珑八角白玉亭，如一支白玉簪横空出世，斜斜簪于山巅。

眼前云海翻卷，脚下松涛阵阵，万山拱卫之中，一亭翼然，居于此处，便觉尘心洗尽，万物尔尔，四海之广，天下之阔，不过也就一芥子耳。

如此意境高朗之地，本应隐士高吟，群贤共饮，或枕石漱流，或举觞酌月，方不相负，却有人丝竹歌舞，娇童锦绣，极尽声色，不谢旖旎之欢，实在是……有些不调和。

不过还有更不调和的。

在那些或媚笑，或轻舞，或浅唱，或调弦的馆娃变童之间，却有一男子，坐得笔直，神情庄重，一眼也不看那些娇笑着贴上身来的美丽变童，直直盯着神情散漫的男子，皱眉道：“渊，我知道她回来了，我是来找你商量正事的，但是在咱们谈正事之前，你能不能把这些人妖先赶走？”

“来，喝酒！”轻衣男子仿佛没看见他的不满，懒懒抬手，姿态宛如撷取一朵飘摇枝头的花，“这玉梨露是南闽名酿，采梨花清露制成，九蒸九晒，极其珍贵，而且最宜揭坛三日后再饮。我命三十骑自南闽出发，三日三夜换马不换人，赶到东燕时机正好，如今这酒香醇厚郁，为天下至香，你要是不喝，你会后悔死的。”

“我不喝不会死，这事不先商量却会死！”男子忍无可忍，咆哮道，“白渊，尊贵的国师大人，请你正经点儿！”

一声轻笑。

淡金衣袍的男子突然推开变童，执了碧玉酒杯，缓步踱到前方栏杆前。

他黑发散飞在风中，没系腰带的衣袍亦飞舞如旗，他对着脚下云海、身侧群山，以一种淡然俯瞰的姿态微笑着，一口口饮尽佳酿。

白渊一指脚下无限朗阔的碧天苍山、翻腾云海，曼声道：“这里，是拥有丰富矿产和连绵山脉，以民风彪悍著称的女主之国，东燕；这山，是东燕第一名山九城山主峰之巅，万丈高崖，一国疆土，尽在我脚下；这座亭，是我白渊独有之地，全东燕，无论谁，非我同意不得踏足此地。如今你高踞我亭中，享我美食，观我美姬，品我名酿，却不知珍惜，伊倾城……”他惋惜地回首看他，神色间不尽叹息，“你好生愚蠢！”

“别叫我名字！”伊倾城羞怒低吼，“我叫伊城！”

“哦……抱歉我忘记你改名了。”白渊的神情却没有一点儿抱歉的样子，挑眉看他，“不过倾城，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抓不住重点，我的意思是，我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事能令我——不先商量会死？”

“可是她是……”

“她是人，”白渊截口飞快，“同样是人，我为什么要紧张？”

瞪了他半晌，颓然向栏杆上一靠，伊城无奈道：“好吧，我是个蠢人，从小到大，我从来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会做什么。就像现在，你明明最讨厌变童，却偏偏要做出爱得要死的样子，任全天下人攻讦东燕国师有龙阳之好……好吧，我知道，你是因为辅佐的是女主……总之，你既然不放在心上，我说什么也没用，反正我一向都是听你的，但有驱策，唯死而已。”

“没那么严重，”白渊自斟自饮又一杯，笑道，“谁死我也不能让你死，全东燕，我就有一个可以说真话的朋友，你死了，我会寂寞死的。”

“说实话？”伊城冷笑，“那你在我面前还要搞变童的把戏！”

“没办法，习惯了。”白渊一耸肩，“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嘛。”

脸上愤懑之色忽去，伊城默然凝视白渊半晌，低声道：“渊，你何必……”

“好了，喝酒！”白渊打断他的话，亲自斟酒，笑道，“良辰美景，佳酿美人，皆不可辜负，唔……那位美人，也是不可辜负的。”

抬眼瞅了瞅他，伊城终于忍不住试探地问：“对她，你真的没有任何看法？”

“有。”

“嗯？”

“她很美。”

“你!!!”

“好吧，你不要用杀人的眼光看我，我告诉你，”白渊终于放过可怜的伊城，懒懒地往亭栏上一倚，笑容里满满的笃定。

“她不仅回来了，而且，根本不是在什么劳什子海外仙山，这不是她的风格。”

他手腕一振，半杯残酒穿亭而出，泼入身侧绝崖。无声无息。

“听不到任何声音是吧？”白渊笑容里无尽深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点儿酒，落入无尽深渊，那是一点儿回响也不会有，而有些人就是深渊，你看见的，永远只能是云遮雾罩的表象。你对她擅自使出的动作，就会如这酒一般，无声无息，便消融了。”

再斟一杯酒，他往身侧燃起的温酒的炭火上一浇。

哧啦一声大响，炭火灭了大半，燃起腾腾雾气，遮蔽了半座亭子。

白色雾气里，白渊的容颜忽隐忽现，宛如神祇。

“对于这类人，就应该这样——等她燃起，然后，浇酒。”白渊微笑，“听，多么响亮。”

他最后饮了一口酒，抬首，给了伊城最后一句惊爆的定言，“她，就在西梁。”

“她现在在哪里？”

这是一个女声，明亮，干脆，一字字清晰如钉入乌木的白钉子，杀伐决断，隐在齿间。

微风拂栏，带着海水微腥清新的气息，吹起水晶帘琳琅作响。帘前女子珠冠华服，凭栏而立，她身后是高大远超寻常建制的白石殿柱，和同样高阔的深殿，殿周一色水色云砖，环一弯碧水千顷——这不是普通的池水，这是直通离海的海水。

“回禀公主，”男子小心翼翼，大气也不敢出地回答，“据说在海外养伤……”

“海外？”女子一声冷笑，回转身来。

“我们这里就是海外，她在离国？笑话！”

殿堂高阔，使得她原本高挑的身材也显得有些单薄娇小，然而男子却如见巨人般，将本已低得很低的腰背，再往下伏了伏。

离国实际掌权者之一，建嘉公主楚凤曜，仪态肃厉地俯视着比她高上许多的男子。

“去找找我那七哥……本宫有预感，他没死，而且变乱将起……离国虽然僻处海外，只怕也难独善其身。我给你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后，大司马的职位等着你，或者，天水广场上双鱼百斩台的大刀等着你——你自己选吧！”

“太子回归？睿懿未死？”南闽，赤红妖火形状祭坛之上，大祭司阴离干涩僵木的脸庞上，浮现一丝阴笑。

他站起身，极其温柔地招招手，指端蓬起一簇黑红色的妖艳火焰，形如三足之蛇。手指划了一划，蛇身变幻，现出诡异图案。

他桀桀一笑，笑声宛如女子。

“这个女人……我永远算不准她……对了，我溜出家门的彩蛊美人们呢？你们在哪里？”

“睿懿未死？”北堂啸双手撑在舆图之上，愁眉苦脸地看着图上被四国紧紧围困的中川，不住喃喃，“左冲右突，已是支持艰难，现在又冒出这么个消息……西梁这些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已具掠夺天下之能，本来孤还寄希望于看在盟友称臣的分上，西梁能给咱们喘息之机，如今这个杀神居然活着……这个女人可不像寻常女人，那怜悯之心比男人还少……她永远是怎么省力怎么来，情分绝不考虑，我中川一定首当其冲……完了，完了……”

“王上！”底下同样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面面相觑半晌，一个老臣试探道，“不如……和亲？明微公主现在已是我国第一绝色……如果王上舍得……”

“呸！”北堂啸恶狠狠地啐了下来，“我舍得！真要能保住中川我舍得！可是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和亲？萧玦那个人死恋秦长歌，秦长歌是个超级大醋坛子，你不知道？和亲？你今天说要和亲，她明天就会灭了 you，原本可以拖三个月，咱们一天就可以因为你这个和亲建议被灭国！”

他怒气勃发，黑漆漆的胡子都竖了起来，半晌，颓然往椅上一坐，道：“先看着吧……咱们的‘潜狐’，训练了这么些年，也该拿来用用了……”

一句睿懿未死，如风雷起于极天之际，惊动整个内川大陆，惊起六国最高层的

掌权者为之辗转不安，惊得这些绝顶人物，于同一时辰，以不同的态度却是同样的慎重，开始考虑在未来几年内，因为西梁皇后未死而必须因之变动的计划和应对。

然而那位注定要以自己的生死影响多国国策的内川大陆目光汇聚点，《基督山伯爵》西梁版事件的主人公，此时正毫无中心人物的自觉，坐在小棺材上，和儿子以大棺材当桌子，用自制的扑克牌玩争上游。

“跟你说了这个不是炸弹，三张牌也想搞出个炸弹？”

“小王大王明明去掉了，你手中哪里冒出来的？”

“是黑桃三先出，不是红桃三！”

太子爷悻悻，摸摸小鼻子，臭娘老教训他，到现在都是输，害得他怪没信心的……忽然眼睛一亮，雄赳赳气昂昂地甩出几张牌，“同花顺！”

秦长歌好温柔地一笑，“真是好牌啊……不过太子爷，你的手指为什么一直盖着第二张牌呢？莫非那张牌长得比较抽象，羞于见人？来，给为娘我欣赏先——啧啧，一色红桃里掺个黑桃，好个同花顺啊……”

“对儿四也想压我的对儿A？太子爷，你以为A就是一，一比四小是吧？”

“太子爷，我出完了。来，鼻子！”

包子悲愤地杀身成仁地递过被纸条贴得横七竖八惨不忍睹的漂亮脸蛋。

秦长歌毫无怜悯地将一张纸条牢牢粘在儿子挺直的鼻子上，笑嘻嘻地左右端详，“好，好，格局严谨，方位合适，随风飘扬，我见犹怜……”

“怜……我可怜……”包子欲哭无泪地站起，爬上一直微笑观战的楚非欢膝盖，“干爹，你还笑……”

有人目光阴沉杀气腾腾地看过来，满面郁闷，“萧溶？”

“唔？”包子大眼睛好无辜地眨了眨。

深吸一口气，西梁大帝实在觉得有点儿愤怒，自己像个毛头小伙子天天下朝就微服奔来棺材店追女人，女人好客气好温柔，但是仔细想来她对店门口卖鸡蛋的好像也一样客气温柔，这也罢了，为什么连自己已经认祖归宗的儿子，在受到挫折后也是爬人家膝盖，而不是自己的？

更郁闷的是，客气了，温柔了，爬了人家膝盖了，自己还不能将醋意摆在脸上，堂堂西梁皇帝，为了人家的客气和儿子爬错了膝盖就生气，想想实在说出口。

思考了半天，只好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萧溶，你现在是太子了，将来是我西梁之主，你这个赖皮的性子，可得改改……”

“陛下是在质疑我的教育方式吗？”秀美的脸巧笑倩兮地凑过来，满面好奇。

“呃……哪有？朕是说，溶儿的性子，随性灵活，挺好，我西梁不同他国，当今第一强国，溶儿作为帝国太子，该有这份豪气……”

“那是自然，因为，Made in 睿懿嘛。”秦长歌眼波流转，毫不谦虚地抛出个雷翻众人的答案。

满室愕然里，秦长歌丢下扑克牌，很优雅地伸了个懒腰，看着乌云沉沉的天际，喃喃道：“暴雨之前的压抑啊……最近实在安静得有点儿奇怪。嗯，我知道你们快耐不住了……哦对了，陛下，你很快便不用天天跑棺材店了，因为我准备去干公务员……”

## · 第二章 干架 ·

“……”

对着萧玦不适应的表情，秦长歌很歉然地道：“抱歉，我中途溜号去了别的地盘，学了点儿当地方言。大约你是不懂的，而且我忘记你的接受程度比不上溶儿了，嗯，下次我不说了。”

萧玦默然，突然生起一种被排除在外的孤寂感觉，初春的风明明十分和煦，这一刻拂上肌肤，突然觉得微微生寒。

为什么他们说的话，别人好像都懂，唯独他不懂？那明明是他妻子的灵魂，是他的儿子啊！

一遭生死，转世重来，他的妻子不再属于他。好吧，他认了，谁叫自己有错？他比谁都清楚，以长歌的性子，硬来是不成的，他也一直坚定地认为，无论长歌这一世身边有谁，无论长歌因为前世的经历有如何的抗拒和阴影，凭着两人前世的感情基础，凭着长歌并不容易忘却的两人同生共死的艰辛历程，凭着两人爱情最坚实的证明：溶儿，想要扫清阴霾，再获芳心，应该没有谁能比他更有把握。

然而如今明明在她身侧，却依稀仿佛，隔了层雾气般不见全貌，他努力伸出抓握的手指，触不着她的心灵，她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萧玦睫毛微垂，面上微微有些挫折的黯然，但随即便振作起精神，微笑道：“无妨，时间久了，我自然也会知道，你不用顾忌……对了，什么叫公务员？”

秦长歌笑了笑，看看正若有所思盯着萧玦不语的楚非欢和声道：“说到这个，关系到我的下一步计划，正好先把最近我探查来的消息和你们谈谈，阿玦你其实一直也有命他们查赵王的势力吧？嗯……你有什么收获呢？”

“西梁隐踪卫，说到底还是你一手建立的，只可惜时间未久，就出了那事。”萧玦肃然道，“论起他们的本事，你清楚得很——据回报，赵王府在你叩阊当日，便已遣散清客，赵王食客号称三千，那许多人在一日内出府，你可想而知那个混乱情状，指天骂地的吟诗弄文的再加上看热闹的百姓，乱成了一锅粥。隐踪卫力量再强大，毕竟不得见天日，这样光天化日一窝蜂地出来，反倒没法跟踪探查，再说也查不了，几千人哪，你知道谁有问题？”他郁郁叹一口气，道，“根本没人从密道出来，全是从正门走的——阿琛厉害！”

“这样一来，想要理清赵王私豢势力到底有哪些人，也几乎没有了可能。”接话的是楚非欢，他出神地看着城西北安平宫方向，淡淡道，“只是陛下，你难道平地里，从未对赵王府有过任何私下掌控么？”

萧玦抬起头，凝视着面前的“情敌”，深吸一口气道：“没有。朕承认，制衡朝局与掌控臣下，是不宣之于口但人人力行的为君之道，朕也有此般手段，但是对阿琛，朕没有，这个长歌知道。原先赵王府也是有朝廷暗探的，但是后来朕撤了。朕一直认为，阿琛待朕之心，精诚可昭日月，朕再疑他防他，朕就是禽兽之心……就算到了现在，朕还是认为，阿琛有错，错在不该调动御林军，错在不该设陷滥杀无辜，错在长乐宫起火事件他似有推波助澜行为，但是朕不认为是他亲手杀了长歌。”他转向秦长歌，涩涩地道，“长歌，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我真的不相信阿琛会这样伤害我……这许多年来，朝廷之上，我除了相信你，剩下的唯一一个，便是他……”

“好了，”秦长歌微笑道，“我生气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你相信你弟弟杀了你老婆？这难道是很愉快的事么？你能保持对亲人的一份眷念之心，不因人一言而废，不做疑神疑鬼弄得人人风声鹤唳的帝君，我很开心啊，最起码将来溶儿也不用担心真有什么九龙夺嫡事件了。溶儿，来，为了你爹的坚决捍卫，为了你固若金汤的太子宝位，为了当太子可以天天三百八十道大菜……奖赏你父皇一个！”

“好嘞！”

包子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立即纸条乱飞地扑过来，抱住老爹龙颈，凑上撅起如喇叭花上面还黏着糖汁的小嘴，恶狠狠地在老爹龙颜上一个吧唧！

好响亮的一个“啵”……

萧玦再次呆滞。

软而小的身体、柔滑的肌肤、带着幼儿乳香的如蜜般的气息、沁心的甜……春风里花粉的芬芳……是丝绸拂过心底……是碧泉流经全身……萧玦手一伸，不管不顾地抱住儿子……命运无情拨弄，使得这一刻真实的幸福感受，他已整整迟了三年，如今，如何肯再放过？

这是我的孩子，我，和你的，我们的血脉牵系，抱他在怀这一刻的满足，胜于

坐拥江山在手。

楚非欢缓缓转眼，目光复杂地看了看被儿子随便一亲便呆若木鸡的萧玦，又看了看他脸上那个因为儿子吃了糖葫芦而黏上红色透明糖汁的唇印，再看看他那实在有辱英明神武形象的呆滞傻乐表情，决定移开目光——还是让他先不受打扰地沉浸在天伦之乐里吧……

“赵王私豢势力散落，隐踪卫碍于身份无法追查，但是彩蛊教呢？”楚非欢继续刚才的话题，“彩蛊是怎么联系上赵王的？现在她们在哪里？而且，长歌，我觉得，那晚追杀我的灰衣人，好像也是这个教派的。”

“是吗？”秦长歌听楚非欢细细地描述了灰衣人的特征，点了点头，“是像……照这样说来，难道彩蛊教已经深入西梁整个官僚阶级，在有一定势力的官宦家中，都有所潜伏？”

抱着儿子正乐融融的萧玦隐约听见了这句话，立时将儿子往膝盖上一墩，偏脸问：“何至于如此？你的意思是阿琛引狼入室？”

“就是你说的这个话，何至于如此？”秦长歌一笑，“萧琛又不是猪，他再不满我，也就是针对我，何至于拿西梁江山开玩笑？”

“为什么你对彩蛊教很注意？”楚非欢静静凝视秦长歌，“你好像很厌恶，是因为你觉得那也是嫌疑人吗？”

“未必……”秦长歌苦笑，她要怎么解释自己的厌恶？事实上从赵王府揭开蕴华面具的那一刻她便开始憎恶，想起当年中川之主北堂敬为彩蛊美色所感的传说，看着蕴华内媚有术的步态和那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想到蕴华很有可能便是那个惑国妖姬——顶着自己容貌去媚笑承欢终日淫乐，去以各种奇异的姿势和北堂敬那个浑蛋颠鸾倒凤——秦长歌真的恶心得恨不得大吐三天——彩蛊妖人，你们不知道姑娘我有精神洁癖吗？

这是严重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秦长歌决定，不管你彩蛊教是不是我的仇人、在玩什么把戏，我不把你摧肝断肠剥皮抽筋整治得五内俱焚七窍生烟我就对不起睿懿！

“总之……彩蛊是一定要解决的，南闽是一定要防范的。”秦长歌在心里将某教派摧毁了一万遍，面上却温柔地道，“只是不急于一时，沉渣潜伏，终将泛起，咱们做好筑篱，等着捞便是了——现下先说我要做公务员，哦，不，我要当官的原因。前些日子叩阊，震动天下，明霜一夜成名，成为整个内川大陆的风云人物，这当然不是好事，所以我的下一步打算立即要推行——明霜同学要暴毙。”

萧玦怔了一怔，道：“你的打算？”

秦长歌狡黠一笑，道：“凰盟早已开始进行消息散布，相信很快就可见成效，

这是百姓们最爱听的报恩传奇故事——小宫女幼时入宫，无根无基倍受欺凌，幸得皇后路遇，慨然伸出援手，遂感激在心。长乐宫事变，小宫女拼死逃出，不知皇后获救的小宫女昼夜辗转思谋为皇后申冤复仇，历经千辛万苦搜集得奸佞罪行证据，忍辱负重冒死叩阍，金殿之上慨然不惧当堂指证炙手可热的皇弟亲王，视死如归赤胆忠心，终以白衣之身，将潜伏极深的王爷殿下扳倒——我主英明！西梁万岁！”

“万岁！”在一旁一直仔细听着的包子，立即很合作地鼓掌欢呼，随即无限感叹地摇头，道，“我娘昨晚曲子都编好了，我唱给你们听——”他刷地跳下皇帝老爹膝盖，袅袅婷婷地在地上走了几个猫步，翘起兰花指，唱：

“哎呀呀——浪里个浪里个浪！”

她凄惶惶，过花墙；

过花墙，月昏黄，

月昏黄，上朝堂；

上朝堂，斥亲王。

斥亲王，恶心肠，

恶心肠，终有偿！”

他唱完，勒马，收科，念白：

“——好一出情仇爱恨狗血天雷忠贞烈女好比金枝欲孽的超级励志大戏，荡气回肠！”

童音尖细，姿态扭捏，该高的时候弱，该弱的时候高，“高音惊险地抖上去，再颤颤抖抖地冲下来，偶尔还听见几个破音，再衬着“名旦”一脸乱七八糟的糖汁纸条的妆容、无限“娇媚”的苦情唱词，和自以为风情的媚眼连抛……着实惊悚。

扑哧一声，楚非欢忍俊不禁，萧玦很无奈地一把扯住儿子腮帮，低声道：“别唱了你别唱了，你一唱，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你爹我吃不消。”

萧包子目光闪闪亮地转过头，惊喜地问：“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好像我娘教过我，是说我唱歌好听是吗？想不到我除了对对子，还有唱戏的天赋？”

萧玦瞪着包子，再一次想这孩子如此无耻，到底像谁呢？狐疑地瞄瞄秦长歌……难道她还有很多恶劣品性一直潜伏很深，如今在童言无忌的儿子身上露出马脚来了？

“你爹说的三日不绝，是三日不觉……听你唱曲子，魂飞魄散天魔乱舞，金星乱冒五内俱焚，恨不得以头抢地而死，啥知觉都没了，所以叫三日不觉。”秦长歌瞄一眼萧玦，看出他的潜台词，心中暗恨包子不争气，你咋就不能英勇神武让你爹看看你娘我生出的孩子天生就是龙章凤姿给你娘我挣点儿面子呢？

无奈地叹气，秦长歌道：“好了，说正事，再以明霜这个身份行事，只怕我难